

下來。淋得我像只落湯之雞。再也不能奮鬥。便在一家店鋪簷下。暫躲一刻。那時大小店鋪。已經完全安睡。唯見斜刺裏一家宵夜館子。還在興高采烈。供人吃喝。我本是貪喝之人。酒菜當前。不禁饒涎下滴。心想橫豎下雨。不如就花一角錢的黃包車費。換一盞酒喝。待他停了雨回去。還不妨事。於是竄過馬路。跨進酒館。拾級上樓。舉目一望。只見滿坑滿谷。無可容膝。只得回到樓下。揀一個空席坐下。纔喝得兩口。忽見兩個男子。一先一後的進來。在我的旁桌坐下。我在一瞥之間。心裏頓興了一個念頭。這兩個漢子。面色非常熟悉。好像在那裏見過。而且像是搶食的叫化兒。現在所穿的衣服。雖未華麗。却已不是前日的醜態不堪了。

選舉毒

(四)

亮軒

憤而棄職。却不道這選的腐敗。正復相同此真可為中國前途。放聲大哭。但是我於這種代議士的滋味。已嘗得夠了。殊無意再為馮婦。即使勉強做了。也祇是孤掌難鳴。決難有何等作為。却反被那些不知恥的參議員。笑我忘不了利祿。所以對於兄等美意。祇能心領了。

桑心病正色道。先生差矣。古語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況當鄉里切身之事。先生素來見義勇為。不讓前賢。乃以受一度之刺激。遽灰心如此。忍使鄉里小百姓。永處水深火熱之中。而不一援手。揆春秋責備賢者之旨。不得不忠告先生。弟等激於大義。頗願有所效忠於鄉里。惟自審才識聲望。遠遜先生。故甘心擁戴。並無絲毫作用於其間。況弟等運動手續。純採西洋宣傳主義。憑先生之道德文章為號召。事之成否。尚未可必。就是將來能達目的。亦當一任先生之行其是。弟等決不稍加參預於其間。這是弟敢代表同人在先生前賭咒的。

先生懷抱利器。本也不甘就此碌碌。所以竟慨然允了。第二天初

選揭曉時。不消說。先生的大名。自然高居榜上。後來獲選。也僅僅未被淘汰。於是乎先生就是省議員了。其間雖復經良心報記者屢次的忠告。奈先生受毒已深。竟毫不介意。並且還在祝賀報發表過一篇文章。題目「開路」。反對忠心耿耿的良心報記者大罵特罵。良心報記者知道先生非受着巨創深痛。決難知悔。所以也就不再嘆舌。

果然不出先生所料。在第一次常會中。先生也曾提議過好幾件正大堂皇的議案。怎奈既沒有一個人肯連署。又沒有一個人肯附和。就是關係到本縣利害的事件。同鄉諸議員。都祇望着冷笑。先生至此。始懷悔起。來。

自先生做了議員以後。桑心病和古風社一班人。從沒來干過過一次。不但先生覺着奇怪。就是良心報記者也覺着非常怪異。有天先生閒着沒事。就信步跑到古風社。恰巧諸人都在。先生和他們談到省會情形。極為憤慨。諸人也都義形於色。而桑心病尤其其是激昂慷慨。指手畫脚。把遠在幾百里的許多議員先生們。罵得個狗尿噴頭。先生正在百無聊賴中。聽了這一席痛快話。頗為合意。繼而談到本縣的行政方面。於是乎桑心病的談鋒遂一發而不可收。是有四五個鐘頭。不容他人加入一語。列舉本邑溫知事在法濱職的事實。總共有一百十餘件。件件說來有憑有據。不由先生不信。先生聽了。直跳起來道。真的麼。那還了得。那麼為甚邑中竟沒有一個人到上級官廳去告發。却任他放肆到這般地步。桑心病拍案道。先生這麼一問。更引得我氣涌如山了。這個東西。(指溫知事)仗着現任省長是他至戚。開裏又有幾個熟人。所以敢無惡不作。當地紳士中。不助為虐。已是上者。誰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先生道。那麼本邑幾代代議士。為什麼都閉口不言呢。桑心病道。上屆省會。本邑總共佔了五席。其中却有三人是溫知事的拜禮子兄弟。就是餘兩人。也會受過他的好處。要想他們出頭為我等小百姓叫冤屈。不是與虎謀皮麼。

(未完)

中華民國十二年一月七日

壬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

小說日報

本報廣告刊例

發行主任 徐枕亞

編輯主任 許廣父

廣告主任 嚴美孫

今日本報附送第六期增刊兒童號一張倘有遺漏請向送報人索取

本報星期增刊徵文 本報星期增刊按期刊載各種特號先期預告讀者倘有佳作見惠不勝歡迎刊出後每篇分等致酬概贈每篇字數至多五百為限以有趣味者為貴首題目須就原稿刻成木戳務請繕寫清晰來稿不合恕不登還抄襲家幸勿惠顧稿寄本社信面請寫明星期增刊編輯部(附告)第七期增刊為愛情號第八期為社會號

本報廣告刊例 封面長行三行起碼每行大洋六角中縫同普通長行每行四角後幅短行每字四釐長期面議

定報特別贈品

定閱本報諸君鑒

本報對於外埠定閱諸君逐日郵寄並無一份遺漏茲接諸君來函多有未收到之報請來片示明號數本社倘有缺不全此係郵局遺失者請即寄信通知以便補寄此佈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報季說小

任主生先亞枕徐

價四三廉二大

本報自創刊以來，承蒙各界愛護，銷路日廣。茲為擴大宣傳，特將本報內容，分門別類，彙編成冊，名曰《小說季報》。全書共分四集，每集定價大洋二角。凡訂閱者，請向本報發行所或各埠分銷處接洽。此佈。

診所上海雲南路會
樂里
電話中央一千〇五
十二號

朱增宗博士
此書中有
君在內
君不可不一讀

● 星明界誌雜 ●
誌雜聲浙
▲ 念紀行發 ▲
(畫風西精贈)
● 片景湖美送 ●

本雜誌係浙聲學社同人組織，由曹西庵先生任編輯。內容豐富，圖文並茂，為當前文學界之重要刊物。訂閱者請向本社接洽。

朱增宗博士
診所上海雲南路會
樂里
電話中央一千〇五
十二號

朱增宗博士
診所上海雲南路會
樂里
電話中央一千〇五
十二號

了版出刊月術幻

● 錄目期三第 ●

北京何海鳴及李瀛洲蘇州葉天魂三先生題詞。福建鍾玉良北京鄧鏡澄序文。幻術小說解讀。千里眼。杯中水。金錢鑽桌。飯內取出手帕。以耳代目。火柴化。帶與雀。蘇細吸瓶。猜物神術。滑稽幻術。男裝女。孩作怪之手帕。由一而二。猜瓜子戲。催眠術。穿。舌奇法。信封中一牌變二。知牌神法。幻術目錄說明。洋書。新編佳話。三康學社幻術科消息。每冊大洋一角。總發行所上海克龍海路三康學社。▲ 三康學社打字科招生。男女分室。教授學費七元。每日練習二小時。三月畢業。每日六小時。一月畢業。

紫蘭花
十日出版月出一冊全年
十二冊 (二) 門售價目
每冊定價大洋二角
定全年二元 (三) 預定
贈品 凡預定全年附贈
精巧小鏡匣一只以為藏
書之用每匣內并附度
小影親筆簽字藉留紀念
上海大東書局

新語林
此書中有
君在內
君不可不一讀

本報自創刊以來，承蒙各界愛護，銷路日廣。茲為擴大宣傳，特將本報內容，分門別類，彙編成冊，名曰《小說季報》。全書共分四集，每集定價大洋二角。凡訂閱者，請向本報發行所或各埠分銷處接洽。此佈。

海上夜列傳

此書為雲間韓太仙所著，內容豐富，情節動人，為當前文學界之重要刊物。訂閱者請向本社接洽。

天台山虞山二徐書約
● 堂幅 丈二尺八圓 八尺五圓 六尺三圓 四尺一圓 二尺一圓
● 屏幅 丈二尺八圓 八尺五圓 六尺三圓 四尺一圓 二尺一圓
● 橫幅 丈二尺八圓 八尺五圓 六尺三圓 四尺一圓 二尺一圓
● 直幅 丈二尺八圓 八尺五圓 六尺三圓 四尺一圓 二尺一圓
● 金章 每字三圓
● 石章 每字一圓
● 字過大過小加倍
● 字過大過小加倍
● 字過大過小加倍

哀情小說 余之妻
魂且瞠乎在後 遺論其全書十餘萬言

張舍我 短篇小說集
青年小說作者張舍我先生所撰小說，思想新穎，筆墨不落俗套，且有一篇之立意，用意誠懇，實為文字描寫現代社會之種種現象與缺點。而陳述其自己之批評或主張，一般文學界咸許為確有見地。故讀先生之小說者，莫不有深刻之感想，而歎其意味之永雋也。本社茲特商請先生自選其得意之作十五萬言，彙編為集，以饗讀者。一俟編輯告竣，即行付梓。明年大約三月間，可以出版。特此預告。又讀者諸君如對於先生之創作有科學的分析的批評（須逐篇說，不宜混談），至為歡迎。當擇其言之公正而的當者，附刊於說集之後，以供參考。出版後當以說集為酬。

雙雲記

(三十二)

松陵趙眠雲著 海虞雙熱評

金公子既至省垣。入見汪公。修後輩禮。汪公謂昔日在都下偶見一次。公子年不過十歲左右。一別多年。所惜尊公早世。不及見公子長成。公子謂鄉居乏師友。學問不進。痛負先人。尚望伯父有以教之。汪公曰。今後我與府上。不獨世誼。且添卻一重姻誼矣。雲士實不知此中曲折。因曰。小姪感味。有所未知。望伯父明以教之。公曰。道路奔馳。想多勞頓。且事休息。我適有屬員因公請見。少頃再談也。一面已使人安排書房兩間。俾公子暫下榻其中。公子既至書室。忽聞窗外有人聲。似僕婢輩來此窺探者。既而微聞相親甚好一語。公子即反身向內坐。又聞一人曰。此姑娘之福也。聽至此。心中大疑。兀不自安。既而送客者至。謂大人出轅有要公。不及奉陪。請公子獨自進膳。雲士清靜自好之士。又心中常念情雲。忽聞此語。實不能索解。勉強進膳。實任食不下咽。是夕又寢不成寐。輾轉枕上。忽入夢。似聞汪公傳命將已招贅。已不肯。媒妁來勸。雲士則謂我自有一婦。何得重婚。又聞媒妁言汪公乃現任巡撫。爾岳乃已革主事。爾何不知去就也。且汪公赫赫之勢。位冠百僚。能貴人。亦能殺人。爾若肯就。為巡撫之婿。立即富貴。若不聽。正恐禍且不測乎。公子怒曰。我道汪公有念舊之情。命我到。誰知心懷不良。為此刻婚之舉。我金某不貪富貴者。媒妁又曰。富貴不貪。性命亦不要乎。公子曰。汪公封疆大吏。雖生殺有權。亦斷不能戮及無辜。何謂我不要性命。既而此媒妁又為朱次瞻。次瞻固雲士在長沙見過者。謂雲士曰。公子爾有所不知。現在李情雲已在長沙病死。故我為公子執柯。再續此段良緣。汪公以與公子先公有故舊之情。故肯俯允。他人求之不得。公子何猶如是。切勿錯過。公子則曰。我不信情雲死。爾等設計刻婚。乃造作此等言語。我決不從也。既而又若汪公自來勸公子。公子決不願。並謂我即日歸去。家母盼望云云。忽一瞬。汪公與朱次瞻均不見。見情雲獨自一人入。見公子而哭。公子起為拭淚曰。妹久不見。何消瘦至此。人謂妹死。我固不信。妹即死。我亦相從地下。決不改節也。妹請放心。情雲哭而言曰。哥哥心堅如鐵石。我豈不知。但我實已死矣。今乃我之靈魂來別哥哥。願哥哥勿以我為念。雲士聞此語。即失聲哭曰。妹以何時死。以何病死。快語我。語未畢。情雲忽不見。雲士至此。乃頓足大哭不止。自驚而醒。醒時已紅日在窗矣。念此夢不祥。猶記當日在京。與情雲妹同感惡夢。然終得觀音大士之救。今豈不驗乎。大士果安在耶。其實陳夫人即可當得觀音大士。雲士積疑生夢。因夢而懼。頗不自安。急欲知汪公見召之意。汪公一連數日不與見。惟日使旗牌引之到省城各處游玩登覽。以資消遣。而金公子方懷疑莫釋。度日如年。汪公那裏知道。所以不即見者。因金公子到省之日。適接到視子長在途所發信。謂即日將來。已於今日繞道汨源。去探望金夫人及其公子也。彼固不知公子已在轍轅。而汪公以為視師將到。此事待他來說明之。較為自然。免得自行說出也。既而子長到省垣。既拜見汪公。具道赴汨源見金夫人將前事細述一番。夫人感激涕零。今金公子既在此。即可擇日為之完花燭矣。汪公曰。然。惟公子雖在署中。此事尚未告知之。因知足下將到。即煩足下與之說明也。視子長曰。少頃。即與公子相見。彼此道契闊之情。子長是夜亦在公子室中下榻。乃將李壽門進京。及周氏奪婚。情雲剪髮。中丞公夫婦認為奇女。今膺簡命來晉。即帶情雲同來。將與爾完花燭等事。一一告知公子。公子聽罷。呆若木雞。以為人世事故。乃有如是之變幻乎。昨夢固由疑慮所致。無足憑也。雲士乃語視師曰。此事未可造次。我明日當拜別中丞公。歸去觀母。得有母命。然後再來。

(未完)

常州 收件處 司周線巷五十七號本宅 蘇州 收件處 閶門外橋頭華盛 製造紙張事務所

指嚴潤例

冊子 一元	泥金加倍 瑞璣堂加半	真楷橫分一概
每方尺	加倍磨墨統加一成	真楷橫分一概

堂幅 屏條 橫幅 屏條 橫幅

名刺 聯同 橫幅 屏條 橫幅

石路二馬路口裕和一言堂洋貨號 河南路如意里豐源貨

號朱燕堂先生 北浙江路華興坊口德興號 各大局莊

振着嘴低聲道。本來我們吃堂子飯的。客人果然要招呼。客人的朋友。還比客人緊要。格外的要巴結討好。才是正理。可是這位陸少大人的脾氣。委實教人親近不來的。稍微給他一點面子。他就要給人動手動腳的。做出許多肉麻相兒。雖說我們吃了這盤飯。道不得個行規矩。擺不出人家人架子。但是當着大衆之中。究竟也要顧點面皮。不是我說句委屈話。像他這般做手。只該白相白相野雞堂子。還許相宜一點。長三幫中。却不配這般胡鬧。老實說。這也不是他欺侮我們。簡直是他自欺自侮罷了。我聽了。點頭太息。隨即親自攙了叶芬的手。一同進去。見春帆獨自一人。躺在牀上。頭仰着天。像個轉什麼念頭的樣子。我笑道。春帆兄。老五來了。春帆聽了。驀地把手子直跳起來。本想問話。却就覺是我們尋他的開心。便也禁不住一笑。重複坐下。和我瞎談了一回。過有許多時候。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 六十九 東越許塵父著

。就實便混得起來。算啥。春帆見老五這樣舉動。又聽了他的說話。心中好生沒趣。又不好發作出來。怕再受他的搶白。只得低着頭。剝杏仁吃。面孔一陣紅。一陣青的。看他好不自在。幸而衆人正在擲拳飲酒。誰也不去理會他。總算給他換過了面子。隨後子才吩咐四寶轉局過去。在他身邊坐了一坐。也不唱戲。也不講話。連凳子還沒受着屁股的熱氣。就立起身來。說聲對不住。我要轉堂差去。等歇請過來。老五却始終沒有過來。見四寶起身。只照例招呼了一聲。各位一淘請過來。便自一同出去了。臨走時候。還有許多冷言熱語。句句取笑着春帆。春帆自覺再難容身。只得待待終席。告辭先去。這裏衆人自有一番評論。這也不消多述。這天。直鬧到一點鐘敲過。才得散席。過了幾時。我把書局中應辦的事情。和辦事的規模。弄得大致就緒。身心稍許安閑了一點。接着。就有許多投稿的人。就實便混得起來。算啥。春帆見老五這樣舉動。又聽了他的說話。心中好生沒趣。又不好發作出來。怕再受他的搶白。只得低着頭。剝杏仁吃。面孔一陣紅。一陣青的。看他好不自在。幸而衆人正在擲拳飲酒。誰也不去理會他。總算給他換過了面子。隨後子才吩咐四寶轉局過去。在他身邊坐了一坐。也不唱戲。也不講話。連凳子還沒受着屁股的熱氣。就立起身來。說聲對不住。我要轉堂差去。等歇請過來。老五却始終沒有過來。見四寶起身。只照例招呼了一聲。各位一淘請過來。便自一同出去了。臨走時候。還有許多冷言熱語。句句取笑着春帆。春帆自覺再難容身。只得待待終席。告辭先去。這裏衆人自有一番評論。這也不消多述。這天。直鬧到一點鐘敲過。才得散席。過了幾時。我把書局中應辦的事情。和辦事的規模。弄得大致就緒。身心稍許安閑了一點。接着。就有許多投稿的人。

七十

東越許塵父著

却總不見老五前來。瞧那春帆神色。似乎十分進急的光景。一回兒昂頭向外。偷偷的望一望兒。一回兒又側着耳。聽一聽外面的人聲。每逢聽得人家差來了。一定還要失神落智的。擺頭探腦。我不覺點頭嘆了一聲。又笑了一笑。春帆春帆。也可謂自作多情。想你爲那老五急發急。可也不曉得老五還認識你這位陸少大人麼。可憐可憐。一語未了。春帆又說出一句笑話兒來。未知又是什麼笑話。請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坐冰窖痴子無顏 碎醋瓶庸夫驚脚

却說春帆聽我笑他自作多情。便笑了一笑道。你倒別這麼說。那老五可不比寶實那賤人。那天你是沒有聽見。他對我講好多說話。句句都是有情義。有道理的。你休說堂子裏沒有好人。我瞧老五人品。總比別人要規矩得多呢。我聽了這番痴話。禁不住要笑出聲來。很想駁他幾句。想了一想。春帆神智未清。

。就實便混得起來。算啥。春帆見老五這樣舉動。又聽了他的說話。心中好生沒趣。又不好發作出來。怕再受他的搶白。只得低着頭。剝杏仁吃。面孔一陣紅。一陣青的。看他好不自在。幸而衆人正在擲拳飲酒。誰也不去理會他。總算給他換過了面子。隨後子才吩咐四寶轉局過去。在他身邊坐了一坐。也不唱戲。也不講話。連凳子還沒受着屁股的熱氣。就立起身來。說聲對不住。我要轉堂差去。等歇請過來。老五却始終沒有過來。見四寶起身。只照例招呼了一聲。各位一淘請過來。便自一同出去了。臨走時候。還有許多冷言熱語。句句取笑着春帆。春帆自覺再難容身。只得待待終席。告辭先去。這裏衆人自有一番評論。這也不消多述。這天。直鬧到一點鐘敲過。才得散席。過了幾時。我把書局中應辦的事情。和辦事的規模。弄得大致就緒。身心稍許安閑了一點。接着。就有許多投稿的人。

融齋寓言

寤崖子

善射

▲虛邑酒

稽問答

戲本

野鶴夢事拉雜記 (一) 李瀛洲

叢
談

●旅粵瑣談

林迺樞原稿
張乙庶潤辭

則易粧爲釘。取其堅固。粵俗貧者仍用釘。富者則用螺旋。蓋免舉鎚時。登登之聲。使死者不安也。與古之粧束之意。不大相遠。粵東有所謂麻瘋者。爲傳染不治之症。故隨處皆有麻瘋院。其間自爲婚配。三世之後。例許出院。蓋謂其毒盡矣。

粵女裝束。寬衣博袖。下沿甚長。其袴亦大而長。赤雙跌。或着木屐。湘綺老人謂蛾髻廣袖。赤跌曳履。形容逼真。

相傳廣州順德村落女子。多喜拜盟。結爲姊妹。名金蘭會。女出嫁後。歸寧恒不返。必俟同盟姊妹嫁畢。然後返夫家。執中饋焉。若迫之過甚。至有相約自盡者。此種陋俗。雖賢有司勿能禁也。某君言。昔李鐵橋廉訪令順德時。曾加痛懲。罪及父母。此風始戢。今已不復見矣。

針一元
可斷根○診

發售
保險立止淋濁

藥
癢痛及多年老白濁

射注
三天
立見奇功
法施用可

注射器六角並有 **立愈**

老濁保元丸

並用所以照後立可全愈

各埠函購郵費加一

法學堂隔壁德行里一號

發行所清華書局

爲枕亞長篇說部中第
三傑作經先生契友俞

閱者興趣著者苦心孤
詣痴情欲託紅樓評者

探幽扶微文筆絕類聖
歎嗜痴諸君盍興乎來

洋裝一冊
發行所清華書局

五六萬以上近年

廣無有過此書者

言▲洋裝一冊

發行所清華書局

上海南京路望平街口
照相館
心心電話
中央
四七七六

中
坊間流行之偵探案類皆出自
遂譯東西集從未有以中國案
作中國偵探小說者自於天貴

高
國
中國偵探案發行以來社會莫
不人手一篇歎爲小說界別開

君乞將其最近所著名中國偵探一篇行世以壓觀者全書共

談偵探之軌範亦可定價七角

卷之五

南
京
各
書

益
限
公
司

局

電話
中央
六六六四
照相館
上海南京路
望平街口

中
坊間流行之偵探案類皆出自
遙譯東西集從未有以中國案
作中國偵探小說者自於天貴

中國偵探案發行以來社會莫不人手一篇歎爲小說界別開

君乞將其最近所著名中國偵探一篇行世以饜觀者全書共

偵探之軌範亦可定價七角

100

刊
南
京
各
埠

益限覽公司





藝
林

◎ 綺芬浪墨序

孫玉聲

天下惟跡地不羈之士。乃喜著書立說。拘迂者不敢也。天下惟才華卓犖之士。乃許著書立說。空疏者不能也。姚江孫君綺芬。青年好學。其才奔放若不羈馬。故爲文不拘繩墨。洋洋千萬言。有長江大河之概。近成浪墨一書。類別門分。筆記小說詩詞等屬之。閱時七年。得稿四卷。將付剞劂。屬序於余。余謂大造生才不易。以孫君資秉之穎。學識之優。苟不沾沾於文字間。爲章句小儒。而致力於有用之學。大之足爲國家盡負擔。小之亦可爲社會策進行。斯世正慨才難。詎不能有所建樹。奚爲僅以文字鳴於時。是則此浪墨之成。余殊不能爲孫君喜。而轉惜其以有用之才。銷磨於無用之地。實辜大造生才之意。以是甚願是書出版以後。孫君其再折節讀書。力期達到。前程當未可量。卽或以舉世滔滔。羞與噲伍。不如獨潔其身。於翰林中爭一席之地。名山風雨。亦足千秋。則學與年進。十年二十年後。復有著述刊行。我知閱世愈深。爲文愈邃。他日必有卓然可傳者在。浪墨特其嚆矢焉耳。孫君勉乎哉。因書數語以歸之。

野乘

傳善祥別傳
(二十)

善祥在后宮侍宴未回。湘芷流覽室內。圖書萬卷。觸目琳瑯。裏間文案堆列。奏章無數。徐步至案前。稍稍翻閱。有已批者。有未批者。暗暗嘆曰。此真不愧女相如矣。乘人不防。悄悄袖內取出一箋。置文具內。仍回步至外間。與鵲兒話當日入宮事。

善祥回院。兩人相見。宛如針芥相投。異常敬愛。湘妃低語曰。可笑東王痴心不死。猶思慕才人不置。臣勸之曰。才人既已入宮。非但不可得。而亦不可望矣。就令可望。才人守禮嚴。痴想何益。王嘆曰。彼所守者禮也。我所思者情也。卽此二語。煞是可憐。善祥變色曰。姐勿爲此言。我此時只知有天王。不知有東王也。語至此。忽宮婢倉皇奔入曰。錢貴嬪在此否。妃娘娘不知何故。在后宮大哭。現已匆匆回府。請貴嬪亦速返也。秀清自前晚遇王三兒。又見宣嬌當時情態。本欲發作。轉念賤婢特有可援。打草驚蛇。必多狡飾。不如姑忍之。有一網打盡。恰好天后萬壽。宣嬌入宮。秀清傳令將王府派來之禁衛三十六人。齊到後宮問話。須臾進來二十八人。尙缺其八。秀清曰。餘何在。一人曰。隨妃娘娘入宮去矣。秀清令召之還。三十六人既齊集。秀清遍觀之。無不體段矯捷。面目姣好。就中惟三兒尤冠羣。暗詫曰。噫。此唐宮之面首也。不禁勃然。顧左右一一縛之。驅入馬棚內盡行斬決。

有四喜者。宣嬌之腹婢也。聞信潛在屏後窺

筆
削

恨軒瑣聞

劍舒

滿清之季。秘密黨會林立。無慮千百。其蔓延廣。勢力大如哥老會。洪門義興會。同盟會等。固無論矣。其亞於此者。尙隨在皆是也。卽就粵省而言。已更僕難數矣。近十餘年。以吾所知。則有三合會。大刀會。菜刀會。扶漢會。興民社。百二友。千人會。保龍團。同樂園等等。茲略紀其內容如下。三合會者。實爲秘密社會之先派。或言起自明亡。人民結合圖恢復者。或言雍正時八大俠之徒。發起摧撤清室者。或又言洪楊敗後。餘黨組織之。以再接再厲者。數說未知孰是。然其存關係於革命者。則誠然也。此會蔓延全國。以達海外。西人嘗謂此爲中國著名秘密社會之一。可知其廣大矣。相傳創此之首領姓陳。北省拳術家也。時黨綱甚嚴。無絲毫侵犯人民。其宗旨純爲改革。比歲月遷流。會中不肖份子。漸趨不軌。爲非作歹。

厓父賞文

吾友東越許廬父性奇慧好古文不讀秦漢以下書沈涵孟莊騷之學得其神髓今倦游還渴餐
無以活而文亦益工余憐其窮而佩其文之工也強之粥文爲定例如左書文祭文各一
百五十元傳記一百元序文四十元跋語二十元小品每篇五元聯語長聯二十元
短聯五元小說文言每千字五元白話每千字三元駢文詩詞及新體文均不計

游記

●魯游小記(十八)

宜興徐瀛

錢者。聞已解散。女子之秘密社會。亦有數種。如迷夫教。不樂家會。六妹投河黨。等是也。其他黨會尙多。不佞乏記憶力。未能一一述之矣。

泚水橋在樓門西。跨泚水爲橋。爲登享殿必由之路。旁有石碣。題泚水橋三字。殿前列翁仲二。元豹二。角端二。華表二。相傳爲漢永壽元年魯相韓勒所建。余等啜茗於享殿。稍休息焉。招待甚周至。

殿後有紅亭四座。先過子思墓。墓在至聖墓南伯魚墓西。碣題沂國述聖公墓六字。次過伯魚墓。墓在至聖墓東南。碣題泗水侯墓四字。墓均崇封。

至聖墓在泗水侯墓西。周圍五六十步。高約丈餘。崇封如馬鬣。墓碣鐫雙龍及水雲紋。中題大成至聖先師文宣王墓十篆字。余等均行禮焉。

子貢廡墓處在至聖墓左旁。計三楹。中祀子貢其手植楸在泗水侯墓南。幹已枯。今尙存一楹亭。足以保其遺跡。

自至聖林至北門約二里許。中過萬古長春坊。坊在城北文津橋南。旁有神道碑亭。兩旁古柏鬱鬱森茂。爭奇鬥勝。洵爲他處所罕見。

入北門。先謁顏子廟。正南爲復聖廟坊。其左爲卓賢賢科坊。其右爲優入聖域坊。復聖坊。北爲復聖門。其左爲博文門。其右爲約禮門。復聖門。北爲歸仁門。其左爲克己門。

其右爲復禮門。歸仁門北。爲仰聖門。仰聖門北。則正殿在焉。正殿祀顏子像。高約五尺餘。全殿頗壯麗。類題德爲四科。上聯爲一陽復收天下春。周冕虞削。五百帝王分譜牒。下聯爲三月神（神字似有誤擬查補正）一通古今運。文經禮緯。萬千俎豆應簠。殿後爲顏夫人殿。兩廡分祀顏歆以下。右旁爲追遠祠。左旁爲顏子與顏夫人合祠。均泥塑。其下列神位。陋巷井亭。現甚華麗。在歸仁門外。復聖門內。其碣題陋巷井等字樣。前有碑約高四尺。題陋巷故址四大字。其廟宇當就其故址而擴大者也。顏林在城東。約二十里。未及往。南人北遊。其最不適者。卽爲途間灰沙是也。曲阜路政。尤不講究。灰沙較他處爲甚。余等於十時半赴第二師範學校午餐。先就灌洗室。洗去身面之風沙。頓覺舒暢。午餐時招待言所收遊資。尙存二百餘元。詢及作何支配。此余等急欲捐修自車站至孔林道路。以資提倡者也。午後一時。謁至聖廟。先至闕里。石坊跨道立。上題闕里二字。其地名闕里街。在至聖廟東北。孔子之故宅在焉。至聖廟前第一坊。爲金聲玉振坊。坊北有橋。水清可鑑。橋北爲櫺星門。門北又爲太和元氣坊。其左爲德侔天地坊。其右爲道貫古今坊。坊北又爲至聖坊。均高大。較復聖廟爲勝。更北爲聖時門。不啓。聖時門北爲弘道門。又北爲大中門。又北爲同文門。又北爲奎文閣。又北爲大成門。亦不啓。大成門之左。爲金聲門。其右爲玉振門。大成門之北爲大成殿。均丹色。余等自毓粹門繞進玉

兒時趣史 藍劍青

當我做小孩子的時候。別人見了我。總說我是一個頑皮的小孩。我聽了。還自思自想。我到底是不是頑皮呢？我聽了。還自思自想。我到底是不是頑皮呢？

兒時快活 心英

不可了。表兄道。這裏是沒有山的。那裏有什麼高的所在呢？我道。我們何不爬到屋上去放呢？

富業揭曉

此次徵求滑稽答案。讀者珠玉紛投。各有妙趣。謹錄三十二卷。依來稿先後為序。不敢妄列名次。

達到了幾度。(洪熙)(本埠四川路青年會中學) (四聲)(本埠新開路壽康里一六三九號) (本埠新開路壽康里一六三九號)

小說 星期增刊

第六期

美孫編輯

本增刊每星期日出版一張隨小說日報附送不取分文

本刊徵文

本增刊按期刊載各種特約稿。先期預告。讀者倘荷以佳作見惠。不勝歡迎。刊後每篇分等。致酬謝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本刊廣告收費

封面廣告以字計算每字大洋一分。普通廣告以行計算每行大洋一分。普通廣告以行計算每行大洋一分。

鈍根書倒

四尺橫聯二元 五尺三元 六尺四元 八尺六元 條幅每條與橫聯同 中堂視幅每幅二元 匾額每幅二元 小楷字大逾一方尺者加倍 統屬摺扇每面二元 劣書不題尺頁每方二元(長闊逾一尺者加倍)

程小青介紹醫家 老友徐君紫明從梁溪周汾伯游精內科醫術前蒙母患肝疾甚劇歷治勿效有責任心初非近頃號稱名家者流視病人生命漠然無謂者可比爰敢介紹以告病者 徐君廣老北門內侯家浜引年里

本刊各稿禁止轉載

劇場週刊出版預告

本刊內容 專載劇場消息 及劇評劇談小說脚本豐富 有趣味之滑稽文字實為劇場唯一良好消遣品每週出版裝訂成冊彩色封面精緻美觀並選登名伶小影以增閱者興趣定於陽曆一月十三號(星期六)出版愛閱諸君盡興乎來

本期兒童號，外間投稿甚多，均已擇尤刊載。此外又有一位小書家，一位小畫家登大會串，各演拿手好戲，一搭一擋，珠聯璧合，必能壓觀者之望也。

第七期爲愛情號，第八期爲社會號，缺稿尙多敬乞讀者踴躍賜稿。

周瘦鵬爲本期特撰『我家之三兒子』一篇，因遞到較遲，刊入下期愛青篇，青讀者注意。

小書家 畫家 詩人 意

我寫童觀

兒童爲家庭之「慰情物」。笑口憨語。咸足以祛除吾人生活之一切煩惱失意。兒童又爲夫婦間愛情之「維繫品」。蓋夫婦偶或失和悒悒于心。而一迴念所有之兒童。情致卽油然而興。怨念既消。自必和好如初矣。

雖然。凡此皆吾人之得益于兒童者。而吾人對於兒童所負之義務。亦至重大。義務維何。步亦不外養之育之。使成一良好國民而已。

宛时祿皮史
木公

我十二歲的那年，在高等小裏學讀書。每逢禮拜一，因為論大風下雨。總得回家一次。因為我是寄宿在校中的。我家距離這所學校約有五六里路。回家時，總邀了幾個同鄉人，步行來往。有一個禮拜日的下午，四點鐘一敲，我吃了些點心，就辭別父母，預備到學校裏去了。于是到幾個同鄉人的家裏，去邀他們同行。豈知一個都沒邀着。有的已經先去了。有的須待明天

兒童玩具

要算上海愛而近路其昌書店最爲价廉物美

介紹書家

小兒肇基。小名壽寶。年才三歲。今

还有一位画家

一怡將軍大作。「特別空城計」畫

歲年（墨先肇人小本）
（三時寶生基嚴主刊）



早上到校咧。我只得一個人獨行那條長路。看看野景。吃吃袋裏藏着的花生瓜子。倒也不覺寂寞。行到半路上。我覺得腿痠了。就揀了一塊草地上坐着歇息。這時看見頭很大的黃牛。在地上吃草。我時興起。就拾了一塊小石子。望這頭牛的後身擲去。打個正着。那牛受了痛。也跳起來了。想跑過來。那時我已立定了。急忙拔腳想逃。那牛已立定了。我想了個法子。就雙手捧了一塊較大的石子。猛力擲去。恰巧又中了牛的頭部。那牛一跳。跳得三尺多高。後來似乎墮

年秋天一場大病。居然在九死一生中逃出性命。復元以後。比平時更是頑皮。他最歡喜寫字。拿了一支筆到手。不管三七二十一。儘性亂塗亂抹。有時我在案上擇小紙。他就坐在我的案旁。舖了一張白紙。畫了無數莫名其妙的墨圈。有一天他照常上他的功課。我無意中向紙上一看。奇了。他畫的黑墨圈中居然給我發現出來兩個字。一個字很像「人」。一個字很像「刀」。我急忙把這兩個字裁了下來。算是他在兒童號中一些成績。不過他寫這兩個字的時候。是不是

頑童日記
謙謙

頑童日記
謙謙



稿一張。呈刊。不過也要製鉛版。方能存其真。司馬懿手拿酒壺一把。自開戲園界之新紀元。因爲諸葛亮近來窮極。左右琴童亦屨不起。在城樓飲酒。只好請司馬懿代勞也。此上美孫我兄。

立曙庵作吞食狀。爲余兄所見。認爲冰糖。向余索取。授以一。余兄卽納之口中。覺味惡大嘔。嘔竟。余兄怒余之相欺也。向余揮拳。子逃至母處。母以余兄貪嚼。自取其辱。不之直。僅略加余以呵責耳。午飯後。余兄以事外出。母親親授。

余橘于兩簍。一賜余。余繼見余手汗黑。命余取水洗手後方准食。余乃取盆水至寢室。洗手畢將室門半掩。置盆其上。取橘子一隻。側身而出。未幾。余兄某事畢返家。見余手中之橘。詰係所來。余答以出自母手。有一枚係同兄者。尙留置室中。余兄聞之大喜。雀躍入內。及室門。方推門而進。余所置盆水。乃如銀河直瀉。且盆底正當其衝。衣帽爲之盡濕。且盆底適觸其額。填起一塊。驚痛大發。母親聞聲至。爲易衣帽。奈髮爲糊膠。已與脂髮生連帶關係。急切不得脫。余睹狀。不禁啞然失笑。母親知余惡作劇。起笑。余釋刑責。逃入空室。嚴閉不出。室內無可遊戲者。當時殊苦寂寞耳。

爰與寒

小謝

體操先生楊冠英。這天吩咐衆學童分組作賽跑和角力運動。他翻開名冊。第一組喊着錢世霖。吳克強。便有兩個學童。應聲從隊中走出。冠英看那錢世霖時。約摸十歲上下。穿著美好。肌膚豐潤。精神奕奕。顧盼生姿。那吳克強年紀雖也。和世霖一般大小。也是衣飾樸樸。面目黧黑。神氣也可帶着瑟縮的樣子。比起世霖。大有珠玉瓦礫之判。冠英暗付。照這樣看來。一定世霖要佔勝着例。

那知世霖。却是外強中乾。鵝行鴨

步的跑了幾尺遠。就掙着肩氣喘起來。反是克強提起兩腿飛也似的。眨眨眼就跑到目的地了。冠英不禁暗暗稱奇。輪到角力運動。世霖又被克強輕輕一推。便兀自倒退了三五尺遠。毫無半點抵抗能力。

我父親乃是振業銀行總理。愛我異常。由我家到學校，雖只有半條馬路遠。但我父親恐怕我走不得，特地拿自己汽車，每日接送。家中還雇了兩個娘姨專來伺候我。先生臨。我這件灘皮袍多麼的好。這也是我父親跑了十多家皮貨店。



不勝今昔之感

最後兩項運動結果。各組學童都是互相有勝負。各項全輸的。却只有世霖一人。
冠英趁休息時候。把衆學童聚集一處。把世霖克強喊到面前。要他考查他倆。爲何年紀一般。體力却這樣懸殊。先問世霖的家況。世霖

才選着的咧。

冠英點點頭。又問克強。克強說：「我父親在一家工廠裏當司事。一天忙得不行了，那裏有工夫來管我。我家裏除得一天吃三頓小菜飯外，再沒有別的食物到我嘴裏了。我每天往來學校，一共有到五里路。却連電車都從未搭過。因

童話

瘦鶴

爲父親說。走走也好。一月又可省好幾百文電車呢。

冠英點頭默允。向大眾說道。今天對於吳錦甫生的比例。你們應當覺悟了。一個人的身體。宛如鐘表一樣。那機器讓他時常走着。他便愈走愈靈。你要愛惜他不使他疲憊。倒反糟了。人的身體。是越鍛練越強健。否則便要變成一個風吹倒的人。影響壽命事業。異常之大。而身體鍛練。尤以你們兒童發大時代。最爲要緊。錢生的父母表面似乎不是愛他。其實真是害了他。吳生的父母。才可以算是真正愛他呢。

(却酬)

某兒見餅要食。母因其晝餐未久。多食恐難消化。騙他道餅中生了虫了。兒道。母親以後製餅時。須要預先放些樟腦在裏面。那末就不會生虫了。

▲山頂上

甲童謂乙童道。我拋石子。可以遠達一里之外。乙童道。你有什麼秘術。能夠如此遠呢。甲童道。一點也不難。只消立在一里高的山頂上。向下拋去。就行了。

▲白米飯

兄罵弟道。汝笨到如此。豈嚙草根長成者。弟急辯道。我一日三餐都是白米飯啊。

▲不敢

教員向學生道。你臉上太髒了。像什麼樣子。倘若我臉上如此。趕到學校裏來。你見了以爲怎樣。學生道。先生不用顧慮。我頗知禮儀。決不敢指觸先生。

瘦鶴